

京派文学作品专辑

主编 / 姜德明

画廊集

李广田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文 學 研 究 會
創 作 叢 書

畫 廊 集

李 廣 田 作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(85026)

文學研究會
創作叢書

畫廊集 一冊

每冊定價國幣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李 廣 田

發行人 王 雲 五

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版權翻
所有必究

(本書校對者張仲宣)

序

說到書廊，第一令人想起希臘哲人中間的那書廊派，即所謂斯多噶派（Stoikoi）是也。他們的師父是從吉地恩來的什農（Zenon），因為在亞坡隆廟的書廊（Stoa Poikile）間講學，故得此名。吉地恩屬於拘布洛斯，也是愛神亞孚洛迭德的治下，這位老師卻跑到多貓頭鷹的雅典去侍奉智慧，實在是很可佩服的。這派主張順應自然的生活，而人有理性，其自然的幸福的生活即在具備合理的德性，由聰明以及勇敢中庸公平，達到寧靜無欲的境地。忘記是誰了，有一個西洋人說過，古代已有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那樣的高尚的道德宗教，勝過基督教多矣，可惜後來中絕了。本來我對於希臘之基督教化很有一種偏見，覺得不喜歡，書廊派的神滅論與其堅苦卓絕的氣風卻很中我的意，但是老實說他們的消滅也是不可避免的，因為他們似乎太是為賢者說法了，而大眾所需要的並

不是這些，乃正是他們所反對的煩惱(Pain)，即一切樂，欲，憂，懼，是也。所以無論精舍書院中講的什麼甚深妙義，結果總只是幾個人的言行與幾卷書之遺留，大眾還是各行其是，舉行亞陀尼斯，迭阿女索斯，耶穌等再生的神之崇拜，各樣地演出一部迎春的古悲劇，先號啕而後笑。這種事情原也可以理解，而且我再說一遍，這是無可免的，畫廊派之死亦正是自然的吧，不過，這總值得我們時時的想起，他們的思想與生活也有很多可以佩服的地方。

其次因說到畫廊而想起的是張掛着許多字畫的那畫棚。新近恰好是舊歷乙亥的新年，這二十多天裏北平市上很熱鬧，正與半夜所放爆竹之多爲正比例，廠甸擺出好多好多的攤，有賣珠寶，古董的，也有賣風箏，空鐘，倒拽氣，糖壺盧的，有賣書籍的書攤，又有賣字畫的用蘆席蓋成的大畫棚。今年的蘆席棚實在不少，比去年恐怕總要多過一半，可以說從師範大學門口一直蓋到和平門外的鐵路邊吧。雖然我今年不會進去窺探，從前

卻是看過的，所以知道些裏邊的情形。老老實實的說我對於字畫的好壞，不曾懂得一毫分，要叫我看了這些硬加批評，這有如遇見沒有學過的算學難題，如亂答要比曳白更為出醜。這怎麼辦呢？其實這也沒有什麼，因為我不懂得，那麼除不說外也實在別無辦法。我說知道的只是云裏邊掛滿了字或畫而已，裏邊當然有些真的，不過我們外行看不出，其假的自然是不很好，反正我總是不想買來掛，所以也就不大有關係。還有一種不同的畫棚，我看了覺得較有興趣，只可惜在琉璃廠一帶卻不曾遇見。這就是賣給平民婦孺們的年畫攤。普通的畫都是真蹟畫，無論水墨或著色，總之是畫師親筆畫成，只此一張別無分出，年畫則是木板畫，而且大抵都著色，差不多沒有用水墨畫的，此二者很不相同之一點也。

世界上所作板畫最精好的要算日本。江戸時代民衆玩弄的浮世繪至今已經成為珍物，但其畫工雕工印工們的伎倆也實在高明，別人不易企及。中國康熙時的所謂姑蘇

畫製作亦頗精工，本國似已無存，只在黑田氏編的支那古板畫圖錄上見到若干，唯比浮世繪總差一籌耳。日本的民間畫師畫妓女，畫戲子，畫市井風俗，也畫山水景色，但絕無抽象或寓意畫，這是很特別的一件事。古板畫圖錄的姑蘇畫裏卻就有好些寓意畫，如五子登科，得勝封侯等，這與店號喜歡用吉利字樣一樣，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種脾氣，也是文以載道的主義的表現吧？在我們鄉間這種年畫只叫作「花紙」，製作最好的是立幅的「大廚美女」，普通都貼在衣廚的門上，故有此稱，有時畫的頗有姿媚，雖然那菱角似的小脚看了討厭，不過此是古已有之，連唐伯虎的畫裏也是如此了。但是那些故事畫更有生氣，如八大鐵黃鶴樓等戲文，老鼠嫁女等童話，幼時看了很有趣，這些印象還是留著。用的紙大約是上過礬的連史，顏色很是單純，特別是那紅色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塗在紙上少微發亮，又有點臭氣，我們都稱牠作豬血，實在恐不盡然。現在的花紙怎麼樣了呢，我不知道，恐怕紙改用了洋紙，印也改用了石印了吧，這是改善還是改惡，我也不很明白，但是

我個人總還是喜歡那舊式的花紙的，花紙之中我又喜歡老鼠嫁女，其次纔是八大鎚，至於寓意全然不懂，譬如松樹枝上蹲着一隻老活猴，枝下挂着一個大黃蜂窠，我也只當作活猴和黃蜂窠看罷了，看看又並不覺得有什麼好玩。自然，標榜風雅的藝術畫在現今當爲志士們所斥棄了，這個本來我也不懂得，然而民間畫裏那畫以載道的畫實在也難以佩服，畫固不足觀，其所表示者亦都是士大夫的陳腐思想也。

從希臘的畫廊派哲人說起，說到琉璃廠的寶字畫的席棚，又轉到鄉下的花紙，簡直是亂跑野馬，一點沒有頭緒，而我要說的實在又並不是這些，乃是李洗岑先生的文集畫廊集耳。洗岑在集子裏原有一篇談年畫的文章，而其堅苦卓絕的生活確也有點畫廊派的流風，那麼要把上文勾搭過去似亦未始不可以，反正天地萬物沒有絕無關係的，總可說得通，只看怎麼說法。話雖如此，我究竟不是在亂扯做策論，上邊這趙野馬不肯讓牠白跑，仍舊要騎了去拜客的。我很主觀的覺得洗岑寫文章正是畫廊派擺畫攤，這是一件

難事情。畫廊派的思想如上邊說過太爲賢者說法，是不合於一般人的脾胃的，不但決做不成羣衆的祭師，便是街頭講道理也難得一個聽客。至於年畫乃是要主顧來買的，其製作更大不易，我們即使能爲婦孺畫老鼠嫁女以至八大鎚，若掛印封侯時來福湊這種厭勝畫，如何畫得好乎。但是畫棚裏所最多行銷的卻正是此厭勝畫也，蓋文以載道的主義爲中國上下所崇奉，咒語與口號與讀經，一也，符籙與標語與文學，二也。畫則其圖說也。吾見洗岑集中沒有厭勝文，知其不能畫此同類的畫，畫廊的生意豈能發達乎。雖然，洗岑有那種堅苦卓絕的生活與精神，畫或文之生意好與不好亦自不足論也，我的這篇小文乃不免爲徒費的誇辯矣。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周作人記於北平。

目錄

畫廊	一
種菜將軍	七
秋雨	一五
記問渠君	二〇
野店	三〇
棗	三六
投荒者	四三
黃昏	五四
秋	六六

寂寞	八二
秋天	八八
無名樹	九四
在別墅	九八
白日	一〇四
父與羊	一〇六
小孩與螞蟥	一一一
悲哀的玩具	一二一
雉	一二七
蟬	一三三
天鵝	一四二

道旁的智慧·····	一四九
懷特及其自然史·····	一五七
何德森及其著書·····	一七一
「畫廊集」題記·····	一七六

畫廊

「買畫去麼？」

「買畫去。」

「看畫去，去麼？」

「去。看畫去。」

畫廊

在這樣簡單的對話裏，是交換着多少歡喜的。誰個能不歡喜呢，除非那些終天忙着招待債主的人年梢歲末，再過幾天就是除日了，大小戶人家，都按了當地的習慣把家裏掃除一過，屋裏的蜘蛛網，爛草芥，門後邊積了一年的掃地土，都運到各自門口的街道上去了。——如果這幾天內你走過這個村子，你一定可以看見家家門口都有一堆黑垃圾。有些懂事人家，便把這堆髒東西傾到肥料坑裏去，免得叫行路人踢一脚灰，但大多數人

家都不這末辦，說是用那樣肥料長起來的穀子不結粒，容易出稗。——這樣一掃，各屋裏都顯得空落落的了，尤其是那些老人的臥房裏，他們便趁着市集的一天去買些年畫，說是要補補牆，閒着時看畫也很好玩。

那畫廊就位在市集的中間。說是「畫廊」，只是這樣說着好玩罷了，其實，哪裏是什麼畫廊，也不過村裏的一座老廟宇。因為廟裏面神位太多的原故，也不知誰個是賓，誰個是主，這大概也是鄉下人省事的一種辦法，把應該供奉的諸神都聚在一處了。然而這兒有「當莊土地」的一個位子該是無疑的，因為每逢人家有新死人時，便必須到這裏來燒些紙錢，照例作那些「接引」「送路」等儀式，於是這座廟裏就常有些鬧鬼的傳聞。多少年前，這座廟也許非常富麗，從廟裏那口鐘上也可知道，——直到現在，它還於每年正臘月時被一個討飯的瞎子敲着，平素也常被人家敲作緊急的警號，有時發生了什麼聚衆鬥毆或說理道白的事情，也把這鐘敲着當作號召。——這口鐘算是這一帶地方頂大

的鐘了。據老年人談，說是多少年前的多少年前，這廟裏住過一條大蛇，雷雨天出現，爲行路人所見，尾巴在最後一層殿裏藏著，中間把身子搭在第二殿，又第三殿，一直伸出大門來，把頭探在廟前一個深潭裏取飲——那個深潭現在變成一個淺淺的飲馬池了。——而每兩院之間，都有三方丈的院子，每個院子裏還有十幾棵三五抱的松柏樹，現在呢，當然那樣的大蛇已無處藏身，殿宇也只變成圍了一周短垣的三間土屋了。近些年來，人們對於神的事情似乎不大關心，這地方也就更變得荒廢，連僅存的三間土屋也日漸頹敗，說不定，在連綿淫雨天裏就會傾倒了下來，頗有神鬼不得安身之虞，院裏的草，還時有牛羊去牧放，敬神的人去踐踏，屋頂上則荒草三尺，一任其冬枯夏長。門雖設而常關，低垣斷處，便是方便之門，不論人畜，要進去亦不過舉足之勞耳。平常有市集的日子，這廟前便非常熱鬧，廟裏卻依然冷靜。只有到將近新年的時候，這座古廟才被驚動一下。自然，門是開着的了，裏邊外邊，都出官中人打掃一過，不知從哪一天起，每天夜裏，廟裏也點起豆粒般

大的長明燈火來。廟門上，照例有人來貼幾條黃紙對聯，如「一天新雨露，萬古老禪林」之類，卻似乎每年都借用了來作爲這裏的寫照。然而這個也就最合適不過了，又破爛，又新鮮，多少人整年地不到這裏來，這時候也都來瞻仰瞻仰了。每到市集的日子，裏邊就掛滿了年畫，買畫的人固然來，看畫的人也來，既不買，也不看，隨便蹭了進來的也很多，廟裏很熱鬧，真好像一個圖畫展覽會的畫廊了。

畫呢，自然都很合鄉下人的脾味，他們在那裏揀着，挑着，在那裏講圖畫中故事，又在那裏細琢細磨地講價錢。小孩子，穿了紅紅綠綠的衣服，仰着臉看得出神，從這一張看到那一張，他們對於「有餘圖」或「蓮生九子」之類的特別喜歡。老年人呢，都銜了長烟管，天氣很冷了，他們像每人擎了一個小小手爐似的，吸着，煖着，烟斗裏冒着縷縷的青烟。他們總愛買些「老壽星」、「全家福」、「五穀豐登」或「仙人對棋」之類。一面看着，也許有一個老者在那裏講起來了，說古時候有一個上山打柴的青年人，因貪看兩個老

人在石凳上下棋，竟把打柴回家的事完全忘了，一局棋罷，他乃如一夢醒來，從山上回來時，無論如何再也尋不見來路，人世間已幾易春秋，樹葉子已經黃過幾十次又綠過幾十次了。講完了，指着壁上的畫，嘆息着。也有人在那裏講論戲文，因有大多數畫是畫了劇中情節，那講着的人自然是一個愛劇又懂劇的，不知不覺間你會聽到他哼吟起來了，哼吟着唱起劇文來，再沒有比這個更能給人以和平之感的了。是的，和平之感，你會聽到好些人在那裏低低地哼着，低低地，像一羣蜜蜂，像使人做夢的魔術咒語。人們在那裏不相擁擠，不吵鬧，一切都從容，閑靜，叫人想到些舒服事情。就這樣，從太陽高升起，一直到日頭打斜時止，不斷地有趕集人到這座破廟來，從這裏帶着微笑，拿了年畫去。

「老伯伯，買了年畫來？」

「是啊，你沒買？——補補空牆，閒時候看畫也很好玩呢。」

「『五穀豐登』幾文錢？」